

# 时光深处的花香虫鸣

## ——读《诗经里的人间烟火》

袁恒雷

值得注意的是，周颖笔下的诸多美好意象，绝非为写而写——这些曼妙文字仿佛从意象本身自然生长而出，浑然天成，毫无雕琢痕迹。正如书中每篇文章搭配的配图，惟妙惟肖、栩栩如生，恰如其分地营造出浓郁的先秦氛围。很难想象，写下这些文字的周颖已是年近七旬的老者，笔下的文字却清朗俊秀，仿佛让她容颜永驻。或许正是因为对大自然、对花草树木的深切热爱，才让她的文字饱含生机，也让她的心始终年轻。

无疑，周颖是一位极度热爱生活的人，堪称真正的“生活家”。本书之所以题为“人间烟火”，核心便在于她能将在先秦意象与当下生活紧密相连，甚至将与老伴、儿媳相关的生活琐事纳入文中，读来充满生活趣味。比如写到葛根粉时，她记叙了这样一段日常对话：“一天，她像发现了宝贝似的，兴奋地跟我说：‘哎！老公，你看我买了什么？’我漫不经心地问：‘什么？’她依旧兴高采烈地回答：‘葛根粉条。’我嘴上没吭声，心里却想：神经病，不就是粉条吗？”

至于这么激动？”可后来读到《诗经·绿衣》，了解到葛根粉的保健功效后，她满怀愧疚地补充：“葛根粉中含有大量异黄酮，这种物质进入人体后，能改善毛孔粗大的问题，祛除黄褐斑、消退青春痘，让皮肤充满弹性、细腻滋润，具有一定的美容养颜作用。”此外，她还从《周南·葛覃》中“小媳妇急着回娘家”的情境，联想到自己儿媳急着回娘家为亲家母过六十大寿的模样，写道：“就这样，儿媳和我开始张罗回娘家的事。看着她这两天心花怒放的样子，我忽然读懂了《周南·葛覃》里，那位急着回娘家的小媳妇时的心情……”

正是这样的书写，让周颖的解读与普通人的烟火生活紧密相连，

始终紧扣“人间烟火”的核心主题。两千余年前的先秦风物，经由《诗经》传承至今，引得无数后人感念先人的生花妙笔，铭记这些风物与其中蕴含的生活故事。周颖的这本书，虽传递的是她个人的自然主义感悟，却贯穿了对自然馈赠的感恩之情。让我们在如诗如画的文字中，重新发现并读懂大自然的诸多美好。

## 《憩园》：

# 于喧嚣中觅灵魂的归处

吕树国

这是一部严肃的小说——严肃不是板着脸说教，而是作品直面现实，思想深邃——严肃到你不好意思像读其他小说那样，随便什么地儿就能开读，坐公交车上，或窝在躺椅上。读这部小说，必须正儿八经地，把心放空，方能对得起它的严肃劲儿——简言之，读《憩园》，需要一种仪式感。

句一行，小说主要人物，他人生起伏，因精于算计而一路向前。可以想象，他面对困难又设法解决它时的表情凝重。作为成功又狡黠的房地产商人，即便和对手博弈时，也是一副老谋深算，运筹于五步之外的庄重。莫先生，小说的灵魂人物，相对于句一行，似乎是一个模棱两可的存在，半隐半显，亦道亦儒，他惜语如金，而说出的话却蕴含着人生大义。比如他说：“顺其自然，法内心，不能法外。在困住本真。”比如他说：“善不可失，恶不可积，有颗感恩的心就行……”他对句一行的点拨，对文锦的爱护，对水月的疼爱，是智者与长者的行为，严肃而认真，从不玩笑；作为小说线索人物的文锦，就更不必说了，青春年华毫无遗憾可言，一门心思地奔“报恩”而去，这样的青春哪里还有快乐？哪里还有情趣？透着一股少年老成的暮气；围着他转的韩露和云微基于自己的经历，亦是一肚子沉重；至于水月，这是被泪水泡大的女子，加之卢副寒酷的寒凉浸润，浑身弥漫着肃然之气。还有秦易武、武二妹等，因特殊年代的烙印，无不苦大仇深，苦熬岁月，对人生怨恨大于热爱。可以想见，他们背负生活的重担，灵魂的桎梏，还有各自情绪上的执念，过得都不轻松。

小说是语言艺术，陈鹤生的小说语言是经过锤炼的，多用短句，从容凝练，绵密紧致，富有张力和表现力。叙事时，客观冷静，不动声色地叙述人物思

怨仇恨，命运走向；而状物描景时，又大多采用白描手法，三笔两画，寥寥数语，画面便立了起来。在这样极具质感的语言叙述中，情节叫人唏嘘，画面叫人凝思，人物叫人悲戚。这与时下有些小说语言相比，有一种严肃之美。

严肃，是一种审美，彰显一种精神。中国现实主义文学，历来有“文以载道”的说法，立言立人立德，叙述故事，塑造人物，讲述故事，要有道德传承，给人以启迪、深思和反思。

小说中，句一行要开发鞍子山，莫先生看了鞍子山，随口说道“灵台寒砚”。我的理解，一是表象上，鞍子山上有潭水，又酷似砚台，潭水苦寒，故为寒砚。二是内核上，砚台为书法工具，是传统文化象征，富有灵气，故为灵台。小说讲述的是现代物质欲望下的灵魂救赎与感恩的故事，而中国五千年优秀传统文化正是古人在社会发展和个人人生历程中总结的教化大众向善向上的真谛，真正的作家是社会的良心，希望用手中的笔唤醒良知，回归良善。小说中的莫先生，身在局中，又跳出局外，清醒、睿智。莫先生作为清流，让读者看到了年轻人的希望，那么这个“寒砚”就有了温度。寒砚寒而有温，让读者在沉重中看到曙光，有所触动，会心一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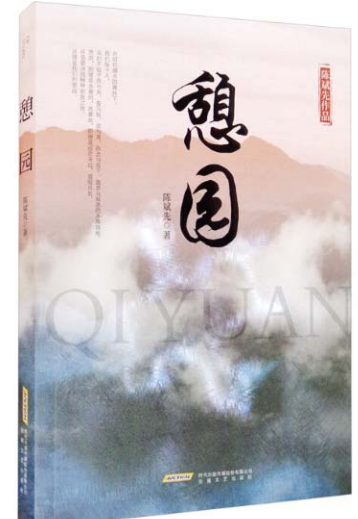
掩卷而思，或许，小说是想告诉我们，鞍子山成功开发后建成的一个大园子，尽管亭台楼阁、曲径长廊一应俱全，是休闲的好去处，但那不是憩园，真正的“憩园”是人通透了之后，抛却物质羁绊，遵循心灵轨迹所追寻的精神远方。当然，此“远方”非地理上的远方，而是精神上的“远方”——小说的艺术内质得以彰显。



周颖美文集《诗经里的人间烟火》，堪称她多年来自然与生活主题美文的集中巡礼。读者在书页间徜徉时光之旅的过程中，既能与作者一同成长，也能在时光深处细嗅草木芬芳、聆听鸟语虫鸣。本书是一部研读《诗经》的随笔集，分为“绮丽花雨”“草木丝语”“虫吟鸟鸣”三个部分。从辑名便可清晰感知各部分的内容倾向，侧重点虽各有不同，但通读全书，最直观的感受便是作者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积淀——古诗文信手拈来，民俗典故亦不时融入其间。这类自然笔记的创作，绝非简单摘录网络资料再堆砌赏析评论所能完成，否则我们直接研读《诗经》赏析辞典即可。周老师的高明之处，在于能不着色地将自身成长故事与古诗文有机融合，在娓娓道来中，既让我们认识了苦菜、薇菜、枸杞、李子、甘棠、蕨菜、蒹葭、水芙蓉等或熟悉或陌生的花草虫鸟，也极具个性地展现了自己的成长经历，以及对这些生灵与相关诗文的独特体悟。

在乡土中国，寻常人家的房前屋后多会栽种些花草草草，尤其是祖辈居住的老屋，更是不乏可书写的草木景致与蜂蝶飞舞的生机。正如前文提及的诸多意象，很多都是我们熟悉的，但我们却缺少周老师这般细腻别致的观察、书写与适度联想的能力。比如她解读苜蓿菜时，将其与法国名画《泉》的寓意相联结：“水是万物之灵，而女性又常以水为喻，苜蓿恰是水生植物。以苜蓿作为爱情的意象，实在再贴切不过。”这样的笔法并不艰深，却能让读者尽享一场惬意的美学之旅。

阅读《诗经里的人间烟火》，确是一场美学之旅。究其原因，在于周颖真正称得上是花草虫鸟的知音。她对草木的喜爱并非一时兴起，而是自少年时代便相伴成长的情愫。她对花草树木的解读充满生活气息，书中为诸多生灵赋予了形象贴切的比喻，并将其置于篇目标题的副标题中，格外亮眼。诸如“苦菜——悲欢和鸣的自然暗哑”“雪花是一服续命的良药”……整本书中的每一个意象，都能找到精准的喻体与之匹配。而多年的诗文锤炼，更让她的自然书写极具质感。书中每篇文章的开头，均以数百字的散文诗引出主题，随后展开生活化解读，最后附上相关知识性介绍，结构清晰，层次分明。



2009年《潜伏》的播出，让国产谍战剧迎来了前所未有的热潮。这部剧制作精良，悬念迭起，塑造了一个极为成功的卧底形象——余则成。此后，一提“卧底”，大众第一个想到的就是他。

余则成原是军统少校，因为爱上了左蓝（中共地下党），在一次执行监控任务时故意放水，导致军统抓捕行动失败。后来，余则成目睹国民党及军统高层置民族大义于不顾，暗中与日军交易，走私抗战物资、贪污腐败，其信念彻底动摇，并逐渐走向毁灭。几经徘徊，余则成毅然加入共产党革命队伍，长期潜伏于军统天津站，提供了大量有价值的情报。大陆解放后，余则成随国民党保密局前往台湾，继续潜伏生涯。

从人物塑造来看，余则成前后性格变化速度稍快，反差较大，对性格变化的铺垫明显不足。需要明确的是，余则成早年出身青浦特训班（复兴社时期），资历深厚、经历复杂，三观早已定型，想要实现转变并非易事。为了让观众信服这一转变的合理性，剧中特意设置了三个关键情节来推动他弃暗投明：一是军统高层的腐败堕落，让他心生失望；二是汪伪特务的追杀危机与共产党人贴老板的舍命相救；其三则是他与左蓝之间的真挚爱情，成为触动他转变的情感契机。

相较而言，2021年播出的谍战剧《叛逆者》中的主角林楠笙，他的经历与余则成颇为相似，但对他性格变化的塑造，全剧用了一半以上的篇幅。同样，2024年播出的谍战剧《追风者》中的主角魏若来，全剧用了接近三分之二的剧集来表现他从一个普通银行职员，最终成为金融领域的谍战英雄。值得一提的是，魏若来的变化是明线，国民政府中央银行顾问沈图南的变化则是暗线，一明一暗，双线并进，剧情悬念迭起，结局水到渠成。

2015年，由胡歌和靳东主演的《伪装者》播出后，掀起新一轮谍战剧观赏热潮。客观地说，靳东在剧中的表演可圈可点。靳东饰演的明楼具有三重身份：汪伪政府高级顾问、国民党军统局长中共南方局地下工



电视剧《伪装者》

# 谍战群英

## ——谍战剧佳作评析

张克昌

作者，明楼在三重身份之间自由切换，不露痕迹，最终完成了党组织交派的重任。剧中的明楼沉稳老练、机敏果敢、临危不惧，在气质上与周乙（《悬崖》主角）较为接近。如果说弟弟明台这个角色塑造尚显青涩，人为设计的痕迹较重，那么明楼这个隐蔽战线英雄形象则塑造得近乎完美。观众普遍认为，剧中明氏兄弟客串打斗、明楼与王天风牌桌对赌的情节，稍显夸张失真。虽说艺术创作离不开适度夸张，但不应超出常理，否则则有“神剧”之嫌。编剧们需知观众赞美元未必准确，但观众的批评往往至公至确。

2017年，柳云龙自导自演的《风筝》问世，不仅被广泛视为谍战题材的巅峰之作，也牢牢奠定了其“谍战剧教父”的地位。全剧三大突出亮点，至今仍少有作品能够超越。

一、丰富的隐喻和象征艺术。我党潜伏人员郑耀先（代号风筝），与敌方潜伏人员韩冰（代号影子），恰好形成天造地设的艺术呼应。郑耀先的一生命运，就像断了线的风筝（陆汉卿被捕牺牲，郑耀先与组织失去联系，他的卧底身份无法证明），失去了主宰自我的能力，只能随风飘荡，载浮载沉。而韩冰则更像郑耀先的影子，郑耀先出现在哪里，韩冰就会出现哪里；或韩冰出现在哪里，郑耀先就会出现哪里。他们彼此互为影子，难分难解。作为经典文学意象，风筝和影子的选取，独具匠心。

二、人物性格丰满立体，人性洞见深邃。郑耀先是一个具有坚定信仰的中共地下党员，在原则问题上毫不含糊，并早已做好随时为党献出生命的准备。在去戴公馆的路上，郑耀先遭到我山城游击队的袭击（游击队不知道其是我党卧底），他通过枪声判断出对方是自己人，立马放弃还击，最后倒在血泊中。这一情节，展现了人性中光辉而崇高的一面，令人动容。这与当下不少小说集中于刻画人性阴暗与龌龊的一面截然不同。书写人性的复杂性固然必要，但应保持适度。若在作者与评论者的潜意识里，认定描写“下水道”一定比描写“花坛”更深刻，那无疑是一种偏颇之见，并不可取。

如果我们撇开立场问题，不难看出，郑耀先和韩冰都活成了对方眼中的真正英雄，彼此惺惺相惜。这在全剧尾声部分有极为细腻而深沉的表现。

三、作品时间跨度久远。一般的谍战剧，时间相对集中于某一时期。但《风筝》大胆突破这一时空障碍，横跨三个时段，并浓墨重彩地表现建国后郑耀先和韩冰跌宕起伏的人生命运，殊为难得。三个时段既相互独立，又彼此关联，显示出编剧的匠心独运。

如果说《风筝》是谍战剧中的超级史诗，那么《悬崖》则是谍战剧中的经典交响乐，每一个音符都经过精心挑选，精雕细刻但又丝毫不露痕迹。

《悬崖》与其他谍战剧最大的不同之处是，采用日记体形式推动剧情发展，情节设置高度生活化，最大限度地再现伪满时期我党潜伏人员最真实最凶险的斗争环境。周乙身处伪满哈尔滨警察厅特务科，日常生活风平浪静，实则每天都在悬崖边上，步步惊心。与一般潜伏者不同的是，周乙一直处于孤军作战的环境，缺少后方总部机关的保护和策应。周乙的单独联



电视剧《潜伏》

系人老魏代表的中共满洲省委，亦处于地下状态，保护手段极为有限。也就是说，周乙不仅要在刀尖上舔血，还要在刀尖上行走。同时还需警惕伪满哈尔滨警察厅的“高彬”们，时刻防备国民党铁鹰集团的暗杀，以及保安团、宪兵司令部、特高课的监视，稍有差池，便粉身碎骨。

《悬崖》的另一新趣之处是，反派人物的塑造尤为成功，打破一般影视剧反派人物脸谱化的窠臼。反派主角高彬无需多言，值得一提的是反派配角鲁明。鲁明风度翩翩、沉着老练，乍一看，很难把他与一个伪满特务联系起来，倒更像是我党人员。这一点，不但差一点骗过了一般的观众，连我党地下工作者顾秋妍也差点认错。幸亏周乙反应及时，加上顾秋妍应变机敏，才躲过一劫。高彬对周乙的怀疑由来已久，但没有确凿证据，始终无法立案。最终，鲁明经过暗中调查和周密分析，判断周乙就是潜伏在伪满哈尔滨警察厅的共产党卧底。

周乙的潜伏环境，是我党一切潜伏人员中最恶劣最凶险的。作为一名坚定而卓越的共产主义战士，周乙高瞻远瞩（1944年底，判断法西斯大势已去），沉着机敏、品行高洁，用自己的生命和智慧生动地诠释了信仰的伟大力量。周乙虽然牺牲了，但高彬的心理防线也彻底崩溃了。

如果说《悬崖》还有什么遗憾的话，就是作为英雄的周乙，最终倒在敌人的枪口下，使全剧蒙上了一丝悲剧的阴影。换句话说，观众期待的大团圆结局没有出现，观赏预期落空。不过，从艺术角度看，悲剧或具有悲剧因素的结局作品产生的震撼力往往更大更持久。《悬崖》的结局符合剧情发展，无可厚非。

当然，大团圆结局也没什么不好，它是一般观众最朴素最真实的心理期待：好人有好报，坏人被惩罚。在这一点上，我不太认同那种将大团圆结局看作是“对黑暗现实的逃避”的观点。我觉得，它更像是一种温暖的寄托。

去年国庆长假期间，央视“六公主”播出一部由冯小刚导演，赵丽颖领衔主演的电影《向阳·花》。查了一下是清明档票房冠军，也是新片，只是宣传力度不及冯小刚早年拍摄的一系列贺岁片，以及《夜宴》《集结号》等。自打冯小刚导演经历一番人生波折后，人变得低调了许多，这部《向阳·花》也属于羞答答的玫瑰悄悄盛开。

冯小刚导演的电影其实都有可观之处，这部《向阳·花》也不例外。大墙之内题材的电影本身就能满足观众们的好奇心，极具吸引力。记得，初中的时候看过一部电影《少年犯》，就曾是一部火遍全国的影片，至今还能哼唱片中的插曲《心声》。据说该片有美化少年犯管教所的嫌疑，让不少小观众觉得那是个好地方，心向往之。就像看过《少林寺》的很多青年观众，纷纷赶往嵩山一样。

这部《向阳·花》反映的是女子监狱的生活，但监狱场景大约只占到剧情的三分之一，影片主要聚焦女犯刑满释放后艰难求生的困境。单位曾组织监狱参观活动，我也随同前往，其间还特地参观了女子监狱，对狱中的环境有了大致了解。不过那次参观毕竟只是走马观花，我并未留下太深的印象与感触，此番观看电影《向阳·花》，也算是对这段经历的温故知新。

赵丽颖在张艺谋的电影《第二十条》中扮演的哑女母亲让人印象深刻，据说凭借这个角色赵丽颖还获得了女配角奖。也许，冯小刚正是看中赵丽颖在《第二十条》里的精彩表现，便邀请她出演《向阳·花》的女主——犯人高月香，一个聋人小女孩的母亲。与《第二十条》中塑造的角色颇有相似之处，都是底层的小人物。而《向阳·花》重点展现的是高月香、黑妹、胡萍、郭爱美等女囚作为曾朝夕相处的狱友，入狱后，她们抱团取暖，共同抵御社会歧视与经济困境带来的考验。

看到影片中的一群女犯人，让我想起了冯小刚在人生事业巅峰时期拍摄的电影《芳华》里的一群文艺女兵。突然觉得冯小刚喜欢把镜头对准女性群体，这也确实是电影的一大卖点。《芳华》主打怀旧，同时也对退伍老兵的生活给予了一定关注。《向阳·花》则细致地描述了女犯入狱后生存的艰难，更有现实意义。只是这样光明的大结局，是否会衍生出一些潜在的副作用？它容易让人产生一种观感——入狱反倒能积攒人脉，收获患难与共的挚友，入狱后还能携手创业。如此一来，观众在看到希望的同时，会不会滋生出以身试法、铤而走险的消极想法？

前几年，冯小刚饱受争议与批评，不少观点认为其导演的作品始终与大师级作品存在差距。而电影《向阳·花》，似乎也未能摆脱这一遗憾。

前几年，冯小刚饱受争议与批评，不少观点认为其导演的作品始终与大师级作品存在差距。而电影《向阳·花》，似乎也未能摆脱这一遗憾。



《人间信》  
麦家  
花城出版社

《人间信》是麦家所著的长篇小说，该书讲述了富春江边双家村中，“我”的家族故事。小说主要围绕父亲和“我”之间的故事展开，作者在书中展现出了对自我心灵史的追溯，同时也把个人命运同时代变迁紧密相连。在子对父的背叛中，在个体对故乡的远离中，血脉亲缘到底是枷锁还是救赎，皆通过这封“人间信”向读者一一揭开。



悦读

投稿邮箱：476440373@qq.com

# 冯小刚《向阳·花》：有暖意，也有争议

刘千荣



电影《向阳·花》

前几年，冯小刚饱受争议与批评，不少观点认为其导演的作品始终与大师级作品存在差距。而电影《向阳·花》，似乎也未能摆脱这一遗憾。

## 影评

投稿邮箱：673682945@qq.com